虔州诗人綦毋潜

□邱俊霖

书里书外

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春天的科考放榜后,长安礼部贡院内人头攒动,有人春风得意,但大多数人都怅然若失,綦毋潜就是众多失意举子当中的一人。

綦毋潜是一位诗人,字孝通,虔州(江西赣州)人。綦毋是复姓,綦毋潜出生年份以公历算则在692年上下。綦毋潜并非家中长子,他在家中排行第三,所以当时的人也叫他"綦毋三"。

落第之后,綦毋潜选择返乡,离开长安时他写了一首《早发东门上》以纾己怀:"十五能行西入秦,三十无家作路人。时命不将明主合,布衣空染洛阳尘。"綦毋潜自幼饱读诗书,"十五"不一定是确指,却也说明诗人从年少开始前往长安游学,可年近而立之年仍未取得功名。

綦毋潜的落第让不少人为他的才华叫屈,比如其好友王维便是其一。王维在为綦毋潜饯行时写诗慰勉他,诗名直白,就叫作《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王维在诗中表达了与綦毋潜分别时的不舍,并说道:"置酒长安道,同心与我违。"王维将綦毋潜当成自己的同心知己,同时也告诉綦毋潜:他的落榜并非才华和学术问题,而是命运不济的偶然,万不能因为一时挫折而徒自伤感。

诗人王维比綦毋潜小约8岁,开元八年的那个春天,王维也尚未及第,不过却用一首精美别致的诗歌对好友的落第进行劝慰和鼓励。此外,在为綦毋潜抱不平的同时又不讪谤朝廷并非易事,时年20岁的王维却是信手拈来。

六年后的开元十四年(726年)科考上,綦毋潜终于不负众望,那一榜的进士共有31人,綦毋潜就是其一。及第后的綦毋潜很快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官职: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相当于唐代皇家图书馆,校书郎是秘书省下属机构著作局的官职,当时著作局一共有八位校书郎,官阶为从九品上,属于真正的九品芝麻官。

第二年,及第登科的"七绝圣手"王昌龄也成为了秘书省的校书郎,綦毋潜和王昌龄相识相交。十几年后,王昌龄被贬岭南、遇赦北还途经洛阳时,还与綦毋潜等人再相会于洛阳城郊的白马寺。

"校书郎"这一称呼跟随了綦毋潜很长时间,在一个不起眼的岗位上待了太长时间难免让人灰心。于是,綦毋潜产生了归隐的念头,这期间,他曾回虔州省亲,途经洪州(南昌)时特意拜谒了时任洪州都督的张九龄。张九龄曾官至中书舍人,但自前宰相张说被李林甫等人弹劾倒台后,张九龄亦被牵连外放。

在洪州的一个秋夜里,綦毋潜与张九龄听着南飞大雁的哀鸣声不禁触景生情,张九龄赋诗一首,尾联写道:"联翩俱不定,怜尔越乡心。"(《同綦毋学士月夜闻雁》)说的是大雁不断南飞,他也同情大雁远离家乡的酸楚心情,其实这表面是说大雁,或许实际上也在说自己和綦毋潜。

綦毋潜虽有归隐之心,但最初几年一直在徘徊犹豫。綦毋潜不惑之年到来时,他的好友储光羲辞官了。作为和綦毋潜同榜的进士,储光羲及第之时年仅20岁,完全是年少有为。然而,储光羲一直在小县城里当县尉,多年未得调升,这也让他心灰意冷,决意归隐。綦毋潜特地写诗相送,诗云:"兹情不可说,长恨隐沦赊。"已将自己渴望归隐之情表现得特别明显。受好友影响,綦毋潜不久后便决定弃官归隐。

在归隐的日子里,綦毋潜游历江淮,足迹遍及这一带的名山胜迹。既与"诗佛"王维是挚友,綦毋潜自然与王维有着共同的话题和爱好,其中之一便是专研佛教。在隐居时期,綦毋潜曾经走访过灵隐寺和栖霞寺等众多名刹,写下过大量禅诗,如今全唐诗中留有綦毋潜诗一卷共26首,其中一半以上都与"佛"有关,但是他也是包容的,比如綦毋潜在诗歌中也提到过自己曾在道观中夜宿,尽管这样的经历并不多。

东都洛阳是綦毋潜的游历驻足地之一,他的好友储光羲似于隐居的第三个年头开始闲居洛中,綦毋潜应曾前往相会。在洛阳的李十四庄,綦毋潜还与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邂逅,双方把酒言欢,孟浩然亦作诗相赠。在游历之余,綦毋潜大部分时间都居于绍兴境内若耶溪边的江东别业了。

绍兴是由初唐入盛唐的大诗人贺知章的故乡,而若耶溪成名亦久,两岸群峦叠翠,风光明媚。在江东别业,綦毋潜常前往若耶溪中泛舟,在感慨人生之事如溪水上弥漫着的烟雾一般缥缈迷茫的同时,也毫不避讳自己对于幽居独处和山水意趣的喜爱。

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綦毋潜泛舟若耶溪中,沿岸的景物犹如一幅幅图画缓缓流淌而过,寂静的夜景迷蒙流动而又幽静美丽,这个夜晚的美最终凝集在了綦毋潜的诗作《春泛若耶溪》当中,山势、溪水、晚风、小舟在他的诗中融为一体,仿佛把人带到了仙境,朴实无华的语言给人以自然淡雅的美感,而《春泛若耶溪》也入选了清人所编的《唐诗三百首》。

隐居中的綦毋潜与他的好友们也保持着密切联系,李颀是綦毋潜众多朋友当中最亲密的一位,现存于綦毋潜相关的诗歌当中,李颀一人便有6首,是众多诗人当中留存最多的。不过在綦毋潜隐居期间,李颀却及第登科,并得到了新乡县尉的公职,在他前往新乡就任前夕还与綦毋潜写诗唱和,其中一首名为《欲之新乡答崔颢綦毋潜》。可以看出綦毋潜与写下过《黄鹤楼》这一"冠绝古今七律"名篇作者的崔颢也有交往。更巧的是,崔颢也曾前往江东游览,更曾在若耶溪中行舟,他形容自己的感受是"起坐鱼鸟间,动摇山水影"。而与崔颢一起泛舟若耶溪的人也许正是綦毋潜!

或许是在隐居江东期间,綦毋潜与房琯成为了好友。綦毋潜隐居江东期间,正是房琯在慈溪与盐官等地担任县令的时期,而綦毋潜为龙兴寺作碑铭,作序之人正是房琯。在经历大约十年的隐居生活之后,綦毋潜再次选择出仕,重新返回了唐代的政治中心长安。

綦毋潜拜访了已官至给事中的诗友房琯,也许,正是在房琯的保荐之下,綦毋潜得到了复出后的第一个官职——宜寿尉。宜寿是终南山下的一个县城,位于长安西南方约190里处。宜寿县佛教兴盛,宝刹众多,这对于綦毋潜来说是幸事一桩。在宜寿尉任上,綦毋潜便曾前往拜访当地涌泉寺的高僧融上人。

作为一位避世清修的高僧,融上人的禅室建于山头似是远离尘世,窗外溪流鸟飞,恬静而优雅,然而当綦毋潜来到禅室门口时却发现房内无人,高僧不知何处去。但他并未因此怅惘,傍晚时分,綦毋潜迎着夕阳走在下山路上,寺里的晚钟声在翠微峰下荡漾萦绕让人流连忘返。回去之后綦毋潜特意写了一首《过融上人兰若》来纪念这一天的经历,"兰若"是梵语中"阿兰若"的简称,指的乃是融上人的住所。

在担任宜寿县尉后不久,綦毋潜便被调入京城,入集贤院,这是秘书省分管的部门,除收藏图书外还兼有修撰、侍读的功能,初入集贤院的綦毋潜是待制,类似于顾问性质。经过考验后,綦毋潜升任右拾遗。

在拾遗任上,綦毋潜的交际愈加广泛,他与高适等名士一起宴饮,和卢象等人交往甚密。綦毋潜是乐交且让人亲近的,他的朋友来自各方,除了达官显贵与诗友,也有级别地位较低的官吏和科举失意的读书人,比如他在诗中曾经提到过的平判官和陆补阙等,多是仕途不顺之人,而像章彝、宋秀才这些则是科场失意的举子,他对这些朋友表现了真诚的关怀与劝慰,同时也从来不吝啬自己的鼓励。

在京为官时,綦毋潜还与韦应物成了"忘年交"。韦氏家族是唐代关中望族之首,韦应物的高祖与曾祖都曾官至宰相。生于官宦世家的韦应物在总角之年(未满14周岁)便以恩荫进入右千牛卫,第二年更是成为了玄宗的贴身侍卫。

当时綦毋潜已年逾花甲,而年少腾达的韦应物是天之娇子,可他也养成了骄纵的毛病,乃至于多年后他回望自己的年少事迹时写道:"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但綦毋潜似乎很包容这位小友,直到安史之乱多年后,立志读书的韦应物仍对綦毋潜念念不忘,并给隐居淮上的綦毋潜寄去自己的诗。

几年后的天宝十三年(754年),綦母潜升任广文馆博士。在唐代,博士的地位并不显赫。不过,广文博士却是正六品的高级教授官,在当时仅次于同属国子监的"《五经》博士"和"国子博士",才学两全的綦毋潜已得到了时人的充分认可。

没过多久,綦毋潜再次升迁,成为了秘书省著作局的著作郎。当时著作局一共两位著作郎,负责编修国史和主理事务。从开元十四年(726年)及第算起,近30年时光,綦毋潜终于从一介校书成为了著作局里的最高长官。

然而,当时过度安逸的唐王朝却已山雨欲来。安禄山反心日显,但年近古稀的玄宗却固执地对其加官进爵,助长其焰。眼见兵乱,官况日恶,年迈的綦毋潜对朝政很失望,终于选择挂冠而去再度归隐,而安禄山是年年底便起兵作乱。

綦毋潜再次选择归隐时,王维在辋川别业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他再次为自己的老友写诗送别,诗中写道:"余亦从此去,归耕为老农。"王维与綦毋潜不仅人情谊、文情浓,在思想感情上也是相知相通的。次年,当叛军攻破长安时,王维被俘,之后又被迫接受伪职,这段经历让他在日后惨遭下狱甚至险遭处决。

綦毋潜第二次归隐依旧漫游于江淮,常驻于若耶溪旁享受着恬静淡雅的自然之美,他热爱漫步于田野和小憩于山水田园间的这份舒畅,而他的佳句也多是在吟咏大自然的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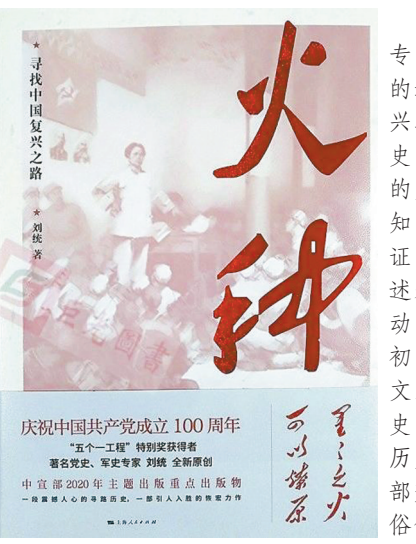
作为唐代江西最有名的诗人,綦毋潜的诗也超越了时代,南宋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将綦毋潜与张九龄、王维、刘长卿等诗人并列,称之为"大名家"。看来,即便是在诗歌艺术已臻鼎盛的唐代,綦毋潜也算得上是第一流的诗人。

荐读

读书学史

《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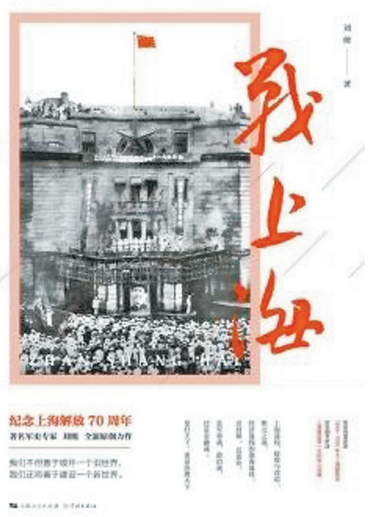
刘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12月版



推荐:本书由著名党史、军史专家刘统先生所著,摆脱了传统的通史写作框架,以"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为切入口,书写世界大历史下的中国,表达故事小细节里的党史,开启一段寻根溯源、温故知新之旅。在追求史料翔实、考证文献版本、注重实地考察与口述采访的同时,用平实的语言、生动的细节以点带面地展现20世纪初中国非凡的寻路历程。采用图文结合编排方式,80余幅珍贵历史图片,真实还原历史场景,再现历史人物的真性情、真面貌,是一部兼具学术严谨性和可读性的通俗化学术专著、大众化党史读物。

《战上海》

刘统 著 学林出版社 2018年12月版



推荐:本书讲述了1949年5月至1950年5月,没有城市管理和经济运行经验的共产党人如何以强大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智慧,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勇于创新,善于创新,战胜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解放上海、安定上海,将毛泽东的预言"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变成现实。本书摆脱了传统军史写作的框架,将目光投射到上海解放的全貌,从史料出发,以细节写史,以文学的笔法还原历史的真实,辅以100幅历史图片,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兼具学术严谨性和可读性的原创著作。

《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刘统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9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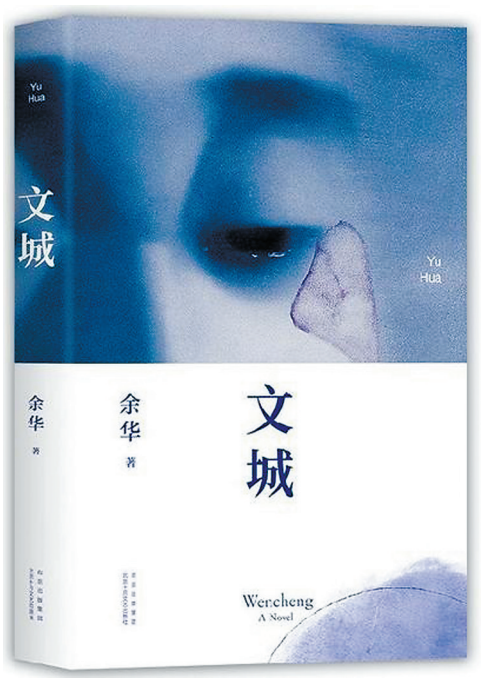
推荐:红军长征途中,在北上和南下的战略抉择上,党中央与张国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本书权威、客观地解读了这段隐晦的历史,生动讲述了许多震撼人心的细节。1935年6月懋功会师后,红一、四方面军在荒凉的松潘草地分道扬镳,党中央和红军一部走出草地,开赴抗日前线;张国焘则另立中央,他率领的部队接连遭遇了南下失利、三过草地、西路军失败等重大挫折,党和中国革命的事业也多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后来的历史进程雄辩地证明了,只有"北上"才是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决断。 (宗禾)

《文城》开启全网预售

读者熟悉的余华回归

2月22日,余华最新长篇小说《文城》开启全网预售,此书距他的上一部长篇《第七天》问世已有八年时间。

在《文城》之前,余华出版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和《第七天》五部长篇小说,作品被译为四十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曾获意大利、法国等多个国家的文学奖项。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作《文城》,继续围绕人生、命运、时代等主题,书写一个人在命运长河中的寻找以及一群人在时代洪流中的选择。余华以时而细腻舒畅、时而勇猛锋利的笔触,以自己独有的黑色幽默,吟诵荒诞悲怆的命运史诗。



余华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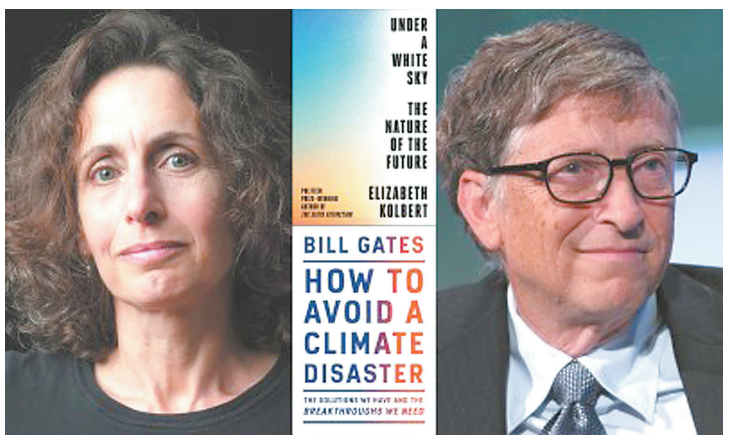
多年来,余华的作品发生了很大变化。早期的短篇小说带有血腥和暴力,后期的作品相对增加了温情。余华因此常常需要向读者解释,那个记录血腥和暴力的余华为何失踪。《兄弟》出版后,余华自我调侃道:"《兄弟》出版之后的余华也许要对两个失踪了的余华负责,不是只有一个了。"而《文城》将见证读者熟悉的余华又回来了,那个采用底层视角、关注普通人"活着"的壮美故事、将历史和时代真正融入人物生活的余华——他是一位忠实的叙述者,也是一位耐心的聆听者。读者能与《活着》的福贵一同感受他与命运最为感人的友情,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与许三观一同紧紧抓住黄酒猪肝这幸福的幻影。而在《文城》中,读者将与故事中的各色人物一起,同无处可逃的命运决绝交锋。

余华在讲述小说故事时承续了民间叙事的风格,不动声色地融入魔幻色彩,从不同视角叙述了林祥福、纪小美以及与他们相连的各色人物的爱恨悲欢、颠沛起伏,牵引出军阀混战、匪祸泛滥的时代之殇。在这个故事里,余华刻画了纪小美这个全新的女性形象,这个人物比他此前笔下的任何一位女性都复杂多面,柔软又坚硬,驯良却叛逆。她在命运推动下的每一次选择,她在那个慌乱时代的幸与不幸,会更加牵动读者心弦。

著名作家余华。

"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余华曾表示,自己的每一次写作都是"回到南方"。"我现在叙述里的小镇已经是一个抽象的南方小镇了,是一个心理的暗示,也是一个想象的归宿。"在《文城》中,余华不仅书写熟悉与亲切的南方小镇,还描绘种着高粱、玉米的黄河以北,在作品中展现了更广阔的图景。 (舒晋瑜)

科尔伯特和盖茨的两本气候新书上市



科尔伯特(左)和盖茨(右)

六十岁的科学记者、普利策奖得主和《第六次大灭绝》的作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Elizabeth Kolbert,左)与六十五岁的美国发明家、大富翁和大慈善家比尔·盖茨(Bill Gates,右)先后出书,从不同角度探讨同一个对人类命运生死攸关的紧要课题:气候变化。

科尔伯特的《在白色的天空下:未来的自然》(Under a White Sky: The Nature ofthe Future)于2月9日上市。在书中,作者走访了多位生物学家、气象学家和物理学家,考察他们用破坏性干预手段冷却地球、拯救世界的希望。

盖茨毕十年之功写成的《怎样避免气候灾难:我们现有的解决方案和我们需要的突破口》出版于2月16日。他是乐观的。这本书提供了很多可能的解决方案,但那种常见的可怕警告并不多见。

"如果大家认为这很容易,那他们就错了。"盖茨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的安德森·库珀,"如果大家认为这不可能,那他们也错了。"

盖茨呼吁美国老百姓从我做起,积极行动。首先,群众要形成民意,不仅要对亲朋好友热情宣讲气候变化,也要让制定公共政策的政治家们听到呼声。其次,大家尽量购买可持续产品,如节能灯泡、电动汽车、植基汉堡,企业往往会非常迅速地对这些行为作出反应。对了,还要少喝牛奶——奶牛肛门会大量排出甲烷,它的致暖程度是二氧化碳的二十八倍。 (康慨)